

山居歲月

法寶山禪修札記

林娟蒂

在佛法的世界裡，地域的鴻溝是可以跨越的。

法的相遇，是心的交會；

佛陀拈花微笑的心法傳遞中，毋須言語，一花一葉知見如來與眾生……

沒有背負太多的行囊，卻也不及三衣一鉢的瀟灑，就這般地來到馬來西亞的檳城，會見東南亞的陽光。

這趟行程，對我來說充滿了未知數。預定參訪的道場是指導禪師——開恩法師的法寶山，卻因與我作伴的如禮法師未能及時同來，山上剛好沒有女眾住眾，因而禪師安排我先「寄住」在山下的一座比丘尼寺院。他們遙指山邊的一角告訴我：「開恩師父的法寶山，就在山的最上頭。」望著遠處連綿的山巒，卻只有雲深不知處之感。

初識檳城，只留下個林蔭小城的印象。在山下待了一晚，隔日法寶山有大專營活動，於是，有專人接我上山了。蜿蜒的山路，覆蓋著一層清薄的山嵐，迷濛的霧氣，彷彿置身幻境。憶起這次的來訪因緣，只覺得與法寶山似乎就是結了這麼一段緣。當初，極力說服我陪同前來的女眾法師，在因緣變化中取消了既定行程；而我，卻在一連串的因緣推動中，行向了法寶山！

踏上法寶山，清幽感隨即襲上心頭。山上平日是頗幽靜的，除了少數時期的活動日穿插外，大多的時間都是猴子、松鼠還有小鹿為伴。在山上，感覺這些小動物都是我的朋友，陪我住在這兒。據法師說，這裡的猴子，時而還會遊晃到大殿附近採榴槤。我想，法師們的

慈心相待，眾生是有感知的，牠們也就遊走得愈加逍遙了。這般山林生活，我可是鮮少有機會體驗。放眼望去，樹上盡是結實纍纍的香蕉、山竹還有大榴槿，這都是我每餐必定享用的珍寶呢！

初次來到法寶山，師父熱忱地招呼我品嚐東南亞風味餐。親近、隨和地與護持居士們，介紹我是台灣來的「小姐」。隨後，大夥兒便以「台灣小姐」這般地稱呼我了。接到的電話，亦是「台灣姑娘」嗎？這稱呼，直把我叫得一愣一愣，卻又滿心洋溢著信眾們陽光般的熱情。

法寶山難得舉辦的大專營活動，是我這次來訪的意外收穫！人數眾多的大專營，年輕學子展現了無比的青春活力。佛法在不同的學習者心中流動、交會，以法會友總是令人愉快的。護持的義工媽媽們，更是天未亮便到廚房裡忙進忙出，供應了目不暇給的佳餚。剛開始，我與他們交談反應總是慢半拍，因他們習慣在談話中摻雜多地的方



言，華語的發音和一些慣用語都與台灣略有不同。因而，我常在一連串的談話中，聽得楞頭楞腦。譬如當地稱洗澡為「沖涼」；我說擦桌子，他們說「ㄇㄩ」桌子；而我隨山下比丘尼到市場，所見到的素包則稱為「齋飽」。初識「齋飽」這玩意兒，直把我笑翻了。同樣是華人，地域的文化差異，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在語言上。然而，在佛法的世界裡，地域的鴻溝是可以跨越的。法的相遇，是心的交會。佛陀拈花微笑的心法傳遞中，毋須言語，一花一葉知見如來與眾生。聖者的心彼此感應道交，與如來悲智相應，消弭了人我的疆界。而我在這兒住了一個多月，不知從何時，也開始「ㄇㄩ」起桌子了……。

思及弘一大師，回照開恩師父的慈心相應，只感周遭的山林之氣，愈加悠然、清涼了……

山居生活我面臨的第一道功課是「廚房行門」。法寶山的護持居士和熱心的anti（阿姨）們時而會上山，準備餐點供養山上的師父們。如禮法師與我則在最初幾天負責準備早餐。平日在家我是頗少下廚的，直到這一、二年，我才較常與老妹輪番「坐鎮」廚房。平常煮給家人吃是頗隨心所欲，不必在乎「只管煮熟」的手藝。老爸總說，我炒的菜跟人一樣「活力」不夠。這會兒得供養山上的師父們，思及平日的功夫，不得不冒汗了，也因而見到如禮法師的第一句招呼語，竟是：「師父，您會煮飯嗎？」

煮飯這等日常家務，我一向笨手笨腳。禪宗古德總說平常心是道，將悟後的醒覺，融入吃飯、睡覺等平凡不過的生活起居，入世生活成為心地風光的體現場域，流暢無礙。而我平常鮮少打坐用功，匆忙中更使不上力。每每望著滿室的鍋碗瓢盆醬醋茶，只覺得眼珠子似



乎在廚房裡鈍化了。修行生命的涵養是一步一腳印的功夫，台灣寺院執事生活的繁勞，亦是修行心力的磨練吧！不過卻與我對三衣一鉢的修學願景，有所落差。

自己雖也抱持「佛法不離世間覺」的信念，卻是無奈尚處於見山是山的第一階段呀！暫且無力超脫當下的身心情境，只有先安於現階段的學習，指待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之來日吧！

簡單、舒暢的山林生活，只須在心頭上用功；餐餚的調理藝術，我就疏於理會了。因而樂得在廚房裡當如禮法師的小囉嘍。前幾次的菜餚調理中，法師恭敬地請問山上師父們口味，開恩師父只是客氣地回答：「鹹有鹹的味道，淡有淡的味道，都好。」這讓我想起了弘一大師。一位涵容世情，從而凝鍊出一片菩薩心懷的藝術才子，將一生的絢麗多情，收斂、消融在靜觀平寧的超越中，只還原出一份淡然、廣闊的菩提悲懷。大師出家後與夏丐尊先生的一次進餐因緣，只肯接受極簡單的供養，對其中太鹹的白菜蘿蔔，夏丐尊先生勸他別吃，大師只說了這麼一句：「鹹是鹹了點，但鹹也有鹹的滋味，也是好的。」藝術美學的極致，當是如此吧！內在的沈澱與昇華，終究成就了一身的清風道骨，溫潤透亮。在清嚴的戒行生活中，透出生命的清淨莊

嚴，敲響了南山律宗！思及弘一大師，回照開恩師父的慈心相應，只感周遭的山林之氣，愈加悠然、清涼了。

開恩法師講法、接眾都如春風般地和煦。每週六晚上，師父都會下山到洪福寺授課，開示內容深入淺出，切合實際的修行生活，老實修行的踏實之風顯露無遺。山上、山下，不同的因緣時刻點，我總有機會照會到不同的人、事、物，交織出不同的學習情境。歡喜也好，苦惱也罷，總是須回歸佛法，檢視自心。師父的開示，言猶在耳：「深觀自他的身心因緣，而非念念與貪瞋癡相應，持續造業輪轉，身心會愈苦……隨緣消舊業……。」學佛前，聽到「隨緣消業」諸如此類的佛語，總認為佛教是消極的；遇境方知，其中蘊含多深厚的悲智。人間事、世間情，總有太多無理可循的戲碼上演。外在世界與個己身心總如鏡影般，相互映照，相互緣起。若非深刻的自覺，只有在彼此身心，造就更多愛取、怨離的苦迫流轉。解脫的召喚來自醒覺的心靈呀！而一位行門得力的成就禪師，往往能將內修的深度醒覺，融入對境的渡化中。深觀自他，以聖智攝化凡情，才能更臻於圓滿的修行生命吧！

我一向喜歡禪宗，總覺得禪宗對生命質地的追求，有份不僅止於苦、集、滅、道的「意境」。婆子燒庵那有趣的公案，道出了修行真



功夫應有的生命情境：抱著美女若枯木，可落入了「枯木倚寒巖，三冬無暖氣」式的「鈍」，與覺照的慧心是不相應的。高妙的禪法，終須回歸到最平凡的生活來自我檢證，達至心無罣礙處。外境是美女、是枯木皆了了分明，卻也都妨礙不了修行者的心了。只是，鈍慧如我，離這「百花叢裡過，片葉不沾身」的境地遠著呢！只能在念起、覺遲的過程中，照見心路的幽微，只有藉助禪修行門，一再地淬鍊自身的心力、念力與菩提道上的願力了。而禪宗給我的啟發，亦是一種生命的氣度與格局涵養吧！

雕塑、廟宇雖是外相，卻象徵了修行者道心、願力所播灑的一顆菩提因子……

平日，如禮法師和我多會在固定時段打坐，我們居住、打坐的這幾間女眾寮房，都剛完工不久。山居生活練就山上師父們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，不若我這「城市佬」還得從澆花、收水管開始「見習」。遇到馬桶漏水、水管破裂等「大工程」，我只須報告一聲，即有法師前來搶救。得以成就這護持修學者的山林道場，法師們可付出了相當心力。山丘間，座落的幾間木造建築是男眾寮房。環山圍抱著清雅的大殿，於此間打坐用功，方不負山林廟宇之靈秀吧！古來，山林梵剎、祖庭道場的耀眼，總是修行者的光芒所輝映。當年，開恩法師到物資缺乏、瘴疾盛行的緬甸，跟隨帕奧禪師學習南傳禪法，在同行者皆打退堂鼓的情況下，他卻堅持到底。而今，於法寶山開啟一塊安僧、渡眾之地。

望著這片山林，我很難想像開恩師父剛接手這道場時，偌大的山頭，就只有師父一個人坐鎮照應；其後，路面的鋪設，還是其弟子

——覺源師父一起參與完成。至今，覺源師父仍是每日無休地監督尚未完成的工程。覺銘師父、覺道師父、覺竟師父繼之共同護持，時而可見法師們忙碌的身影，映照在靜謐的法寶山。一處道場的成就如此不易，然而，在流轉的時空中，總有肩負弘法使命的僧侶，站在不同的歷史時刻



點，在此埋下希望的種子，只待時代因緣成熟，成就庇蔭眾生的參天大樹。虛雲老和尚曾說過這麼一句話：「佛言法相，相以表法，不以相表，於法不張……。」雕塑、廟宇雖是外相，卻象徵了修行者道心、願力所播灑的一顆菩提因子。一生奔走於整頓祖庭道場的老和尚，處在動盪的時代，只將外境的濤浪，消溶在一片菩提悲心中，沒有蕩漾的漣漪。在紛擾的外境、世事的磨難中，體現出「眾生在心中，菩薩在境中」的生命境界，展現朗朗遼闊的菩提赤懷。一座座閃亮的廟堂，確是修行者心地光輝的映照呀！

以往，我總愛在旅行中尋訪名山古剎、世外桃源。回首之際，燈火闌珊處又該映照出怎樣的光景，只有心下明瞭。香格里拉的淨土，終須回歸自心尋求啊！法寶山師父們的盡心耕耘，成就了我這段難得可貴的山林禪修生活，得以分享台灣的師友們，心中無限感念。僅在此，寄予山上眾位師父最深摯的謝意。更祈願法師們：菩提道上，順利圓滿；人間行腳，安詳自在。🏠